



動力

Momentum
STEMI's QUARTERLY BULLETIN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
www.stemi.org
北 美 版
2 0 0 9 夏 季

逾越節的羔羊



Photo / 2009年3月休士頓地區佈道會

今天信息所用的聖經是啟示錄第五章全章：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裏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因為沒有配展開、配觀看那書卷的、我就大哭。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裏拿了書卷。他既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我們再次禱告：主阿！求祢打開我們心中的眼睛，給我們看見在永世中間祢的尊榮，給我們聽明白啟示錄對我們所講的話語，我們感謝讚美祢，祢藉著受苦的約翰，在拔摩海島看見祢在永世中間的計畫，祢在創世以來、在被殺羔羊中間所預備的救贖，以及以後在永遠的中間，你所成全的救贖、得勝、能力，我們把一切榮耀歸給祢，求主今天晚上在我們中間設立寶座，你在我們中間高居首位，執掌王權，你發號施令，用祢的光照亮我們心中的黑暗，用主祢自己的靈引導我們進入祢的真理，我們把無用的僕人交托給祢，祢與他同在，感謝讚美，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尊名求的，阿們。

神 啟示自己的時候，祂憐恤人的軟弱，所以祂不是一來就把很難懂、很深的奧秘，講得我們滿頭霧水、莫名其妙的，所以在神學裡，給我們看見用一個名詞把上帝的啟示方法論講出來，這個方法論是什麼，就是逐步啟示或者逐漸啟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如果你明白逐漸啟示或是逐步啟示的方法論，你就看見上帝是滿有忍耐，祂是不輕易發怒，祂是充滿憐憫的上帝，所以祂等我們繼續不斷明白，才把更深一層、更大的奧秘，更難懂的事，向我們講明出來，這樣我們就從「羔羊」這兩個字，



看整部聖經的逐步啟示，是很清楚的一個例子。當亞當犯罪以後，神就殺了動物，然後用牠的皮做為解決人犯罪的一個救贖的代表，這樣呢，最先犯罪的是亞當，而最先死的不是亞當；最先犯罪的是人，最先死的是代替人而死的牲畜。我們看見神就用代替性的犧牲啟發，使人瞭解，我們雖然犯了罪，神為我們預備了羔羊，來為我們解決我們已經犯的過錯，而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來到世界的時候，祂用怎樣的身份來成為救主呢？這就是羔羊、流血、代死..等等。上帝說我已經為你預備了救恩，是要代死、是要流血、是要把牠的皮剝下來，做為皮衣來遮蓋你，這是神本的方法。就是回到神永恆的旨意，回到神自己的啟示裡面，回到神所做的一切奇妙的工作中間，去明白上帝萬世之先，上帝永恆之中的計畫，這是很清楚的。那這個逐步啟示progressive revelation，就在整個聖經展開上帝的預告、預言、預表的這些歷史中間，逐步顯明、逐步詳細的光照世界上的人，這個逐漸啟示也就是神的憐憫以及人有可能越來越清楚、越正確、越明白上帝心意的一個次序表，感謝上帝，這樣從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就是我們活著的根基，因為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話，而上帝口中所出得一切話。

然後我們看見，這件事就在摩西的律法中間更清楚的顯明出來，摩西的十條誡命，摩西的律法的規條，摩西的五種祭，特別是贖罪祭：你要把羊殺了，你要流牠的血，你要獻上的羊是有定規的一是頭生的、是強壯的、是一歲的、是無殘疾的、是公的，這些都在預表以後要來的耶穌基督是有條件的，不是隨便獻上的，是神特定，神揀選的，而且他的條件是無瑕疵、無罪惡的救主，使我們可以在基督裡面領受救恩，這樣你就看見特別在逾越節的時候，神把這個羔羊犧牲的條件講得非常清楚。但是這個代死代贖流血的羔羊是誰呢？耶穌基督就是那被指定、被膏立、被差派、被預言要拯救人的救主。當我們看見最後一本書啟示錄的時候，你就看見這個羔羊，祂在永世中間的尊貴，祂的地位跟祂得勝的形象是什麼，所以到了最後一次提到羔羊的時候，祂就成為永世聖城的大光，給跟隨他的人，有羔羊為城的燈，耶穌在世上的時候說：我是世界的光，凡跟隨我的人就不在黑暗裡面走，必要找到生命的光。找到怎樣生命的光呢，是什麼時候生命的光呢？到啟示錄就很整全的告訴我們，祂是永永遠遠照著我們，因為在聖城中間不需要再有太陽，不需要再有月亮，不需要再有星宿之光，因為有羔羊為城的光直到永永遠遠。

你就看見所謂代死的羔羊，所謂為我們流血、解決我們罪惡的羔羊，原來是神永世中間的計畫，所以凡是名字

沒有記載在從創世以來被釘被殺羔羊的生命冊裡面的人，就在神國度裡面沒有分的人，這是完整的很美的。基督在十架上，為我們受了地獄的痛苦，為我們受了地獄火的刑罰，使我們可以免去神的忿怒，使我們可以脫離地獄的權勢，使我們享受神永遠的生命，感謝上帝！這樣，我們就在逾越節這件事情上，看清楚神的引導，跟神救贖整個的光景的縮影，當他們離開埃及的時候，是最後一個晚上，來在那裡吃逾越節的羔羊，也就是在那裡結束了在埃及四百三十年奴隸的生活，也就是開始了成為上帝國民第一天的生活，所以上帝對摩西說：這一日成為你新開始的第一天，這一月成為你新開始的一個月，從這一月這一日開始，你就變成神的子民，你就離開埃及法老之地了，感謝上帝！以色列人就這樣離開埃及，他們永永遠遠的、世世代代在逾越節的那一天，一定要紀念曾經有羔羊為他們死，曾經有羔羊為他們流血。所以，他們在整個歷史中間，逾越節的時候，他們要唱一首詩，這首詩就是後來詩篇一百十八篇整篇的詩，在這首詩裡面最重要的一節是什麼呢：This is the day the LORD has made it, we should rejoice in it.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要在其中歡喜快樂。上帝為我們定了逾越節，上帝為我們定了這二十四小時，「這一天」就是我們要在其中歡喜快樂，因為神為我們定了這一個日子，是成為他們整個屬上帝國度的新紀元的第一天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era！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time！new century！the new calendar！新日曆、新紀元、新開端的一天，就是逾越節。

啟示錄是誰寫的？啟示錄是約翰寫的。約翰是誰？約翰是耶穌門徒裡面最年輕的一個人，他也門徒中間最長命的一個人，他是門徒中間領受上帝的愛而最有感受的人，他感受主的愛超過別人，所以他不敢說：他是愛主的門徒，他只說他是主所愛的那門徒，所以主先愛；我們愛因為他先愛我們，這種很清楚以神為本的觀念，以神為出發點的靈性，在他心靈中間，成為他榮耀上帝、高舉基督，真正的能力的來源。這十二個門徒後來一個一個死，最先死的是誰？雅各。最後死的是誰？約翰。十二個門徒一個一個殉道，到最後一個殉道的時候，全世界上已經沒有使徒了，只剩下約翰，這約翰年老白髮蒼蒼，鬍鬚長長，滿身皺紋，他活了八十多歲的時候，很多要講的道理剩下一篇：彼此相愛，小子們阿，你們要彼此相愛，因為那個時候他已經變成老子了，所以其他都是小子了，小子們阿，你們要彼此相愛，有一天他被抓去，羅馬帝國的人現在就要殺他了，那個時候，一個使徒都不在了，彼得早就被倒釘，保羅早就被砍頭了，巴多羅買被釘在X型的十字架上，

多馬已經到了印度，死在異鄉，全世界只剩下一個使徒，就是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那唯一在各各他十字架下面仰望著主，而不知道怎麼瞭解這個愛，以後寫「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的那一位約翰，現在老的不得了，被抓去了，他們說我們用了很多的刑，殺了所有的使徒，只剩下一個，我們這次用別的办法，煮一鍋很大的油，滾熱的油，然後把他放進去，像油條一樣把他煎死，有一個老將軍說，這樣老的人，這樣殺他什麼意思，不要這樣殺他，把他丟到孤島中間去，讓他孤苦伶仃，在一個荒島中間過生活，看他怎麼活下去，我們讓他苦了不得了的死，他們就把約翰改刑，充軍到拔摩海島上，拔摩海島現在還在，拔摩海島是在地中海裡面的一個小島。上帝把世界要怎麼結束，耶穌要怎麼再來，罪要怎麼受審判，永恆要怎麼度過的這些最後的真理，向他顯明出來，他就寫了啟示錄。

我非常感謝上帝，如果上帝沒有在拔摩海島向約翰顯明這些末後的事，這本聖經不得完全，因為這本聖經有了世界從哪裡開始，但是沒有世界要怎麼結束，怎麼能說是完全呢？這本聖經告訴我們，人怎麼被造，沒有告訴我們在最後被成全到怎麼的榮耀，怎麼叫完全呢，所以聖經之所以是聖經，是世界歷史中唯一的一本有頭有尾的，世界的萬物怎麼樣來，世界的萬有怎麼結束，唯一的一本，完完整整的書，而這個最後的瞭解，永世的榮耀，人被救贖以後，怎樣與神度過永恆的這些情境，就是約翰寫下來的。當耶穌基督對彼得說：你愛我嗎？彼得很憂愁，耶穌第二次問他：你愛我嗎？！彼得很難過，為什麼主問兩次，耶穌再問第三次：你愛我嗎？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說：主，你知道我愛你。主說你餵養我的羊，你愛我，現在告訴你，你真的愛我？你愛我比這些人對我的愛更深嗎？或是你愛我比愛這些羊還更深呢？我告訴你，你年輕的時候自由往來，你年老的時候，伸出你的雙手，人要把你帶到你不想去的地方，耶穌很不客氣的對彼得說你老的時候死的不好，你老的時候死的很苦。那是不是每一個都這樣呢？所以彼得就問耶穌：那他呢？如果我這樣，那他呢？他就指誰，指著那一個主所愛的那門徒，耶穌說：他與你何干，你為什麼問他，你事奉我，跟隨我還要跟人家相比嗎？你羨慕別人嗎？你比較別人嗎？你事奉的痛苦，就是從與人比較而來的。耶穌把最難聽的話講出來了，使彼得沒有辦法再有一句話來抗拒。你預備好了嗎？你願意不願意在與他完全相反的遭遇中間繼續忠心跟隨我，我如果要你死得很淒慘，我要他看見我再來，你不能干涉我，因為我是你的主，來，跟從我吧！那約翰呢？

主所愛的那門徒，他不是說他是愛主的門徒，主耶穌也是給他死，但是死的時候，先給他看見耶穌再來的異象，就是啟示錄，所以啟示錄的這本書就應驗了耶穌說：如果我要在你們中間有人看見我再來的時候，你要怎麼樣呢？這就應驗耶穌說：你們中間有人就看見我再來，表示沒有死以前，這個末世的榮耀跟永世計畫，怎麼結束跟進到永恆的過程，我要啟示給你們中間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約翰，所以約翰看了記載下來。

在啟示錄第一章看見耶穌的面像日頭發光，兩眼有火焰，口中有一把兩刃的利劍射出來，耶穌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就是兩刃的利劍，上帝道成肉身的基督，原來就是神在永世中間的本身，他看見了，他俯伏在地，他知道這個主是比所他想像的更偉大、更威嚴，到了第五章的時候，發現很戲劇性的事情，他看見坐寶座的，什麼叫做坐寶座？上帝！所以你看見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這句話是誰講的？約翰講的，約翰在約翰福音第一章18節：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把祂表明出來。但是他年老的時候，他看見上帝，他看見上帝坐在寶座上的時候，手中拿著一個書卷，這書卷裡外都滿了字，但是他看完了以後，他發現這個書卷有七個印把它蓋起來，他一知道天上地下沒有人可以打開這七個印，沒有人可以明白這個書卷，他就大哭，另外一個翻譯就說，他就很傷心的哭起來了，我很受感動，因為一個傳道人哭的時候是為什麼，就證明這個傳道人靈性重點在哪裡，我們今天哭是為什麼？因為我們給人欺負，我們哭是為什麼？因為有人寫信罵我們。約翰被放在拔摩海島的時候，他看見有一個書卷是沒有人能開的，他就大哭，這一句話為什麼很感動我呢，因為約翰的感情聖化到一個地步，不為自己的得失悲哀，不為自己的得失快樂，他為神的話能不能被人瞭解，以致於全地能明白上帝的旨意，這件事情，他非常存心敬畏很在意，所以他哀哭，今天如果你寫下你為什麼哭，你為什麼笑，你高興什麼，你悲哀什麼，你就馬上明白你的靈性到什麼地步。這樣的事情約翰那樣哭，一個八九十歲的人因為有一本書沒有人能懂，他哭什麼，這就是使徒胸懷世界，願意全世界都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他是盼望他能明白裡面的意思的一個好的傳道人，一個好的傳道人就像保羅所講的，有關上帝旨意的事，沒有一件我避諱不告訴你們的。這就是約翰哭的原因，如果沒有人明白，我也不明白，如果我也不明白我怎麼傳道，現在使徒都死了，剩下我一個，原來還有一本書我還不明白，主阿，我哭了，我不能明白，沒有辦法配開這七個印，沒有辦法開這個書卷，我難過。有一個天使到他面前來說，不要哭，只有從





神寶座來的安慰才是真的，有一個能夠配開那七印，能夠拿著那書卷，知道裡面意義的，誰，你知道嗎，是猶大支派的獅子，這一句話對約翰來說，不是太生疏的。但是他是一個怎樣的獅子？猶大支派是很特別的，因為猶大支派是唯一可以產生君王的支派，利未支派是唯一可以產生祭司的支派，而其他的另外十個支派都可以產生先知的支派，先知可以從每一個支派出來，祭司唯有從利未支派出來，君王唯有從猶大支派出來，那麼猶大支派呢，從猶大到最後，變成大衛的家，從大衛下來直系的子孫，才可以做全以色列的王，你在聖經裡面有沒有看見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大衛的子孫阿，大衛的後裔，耶穌基督生的時候，是在伯利恆，伯利恆在大衛的時候就被稱為the city of David，大衛的城，耶穌長大的時候是在拿撒勒，很多人從來不知道一件事情，拿撒勒這個自希伯來文的意思就是「根」，拿撒勒就是根，他是在大衛城生的，他在拿撒勒根的地方長大，如根從地裡面長成，拿撒勒人，耶穌是大衛的根，那麼，這個猶太支派的獅子到底是哪一個呢？約翰注意聽的時候，聽見第二句話：你不要哭，因為有一個能開的，就是猶大支派的獅子，大衛的根。這樣他知道了，是耶穌基督，我的主，我的主在地上的時候，他是大衛的子孫，那唯一一個做王的，唯一被定要恢復大衛帳棚，重建大衛寶座的那一位，所以大衛的子孫，大衛的苗裔，大衛的根，這一句話是指我的主，那我的主到底是誰呢？祂是猶大支派的獅子，祂是真正那個獅子，所以他要看，他要看見獅子出來領受權威，拿了書卷，打開來，七個印打開以後，就把宇宙終極的奧秘都講出來，這是我知道的，我一定要知道的，為什麼呢？因為保羅死了，彼得死了，巴多羅買死了，多馬死了，所有的使徒都死了，剩下我一個，這個世界需要知道最後的事情，約翰擦了眼淚看，一看的時候，那個獅子出來的時候，不是獅子，是一隻羊，你有沒有看過這樣的情形，騙人的，節目說獅子出來跑出一隻羊出來，怎麼辦呢？但是他很注意這個事情，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猶大支派的獅子，就是大衛的根，而大衛的根就是逾越節的羔羊，原來同一個，那麼他到底是獅子還是羊呢，聖經說獅子出來，他一看他看不見獅子，他看見羊，這就是屬靈的奧秘，今天太多人願意做獅子，很少人願意做受宰殺的羔羊，今天上帝說替我傳上帝的愛，很多人馬上報名，主阿，我要做祢的代表，做祢的代言人，上帝說，你代表我傳講，上帝的聖潔、公義跟審判，主阿我會給人丟石頭，我不要，今天我們都要成功，但不要付上成功的代價，今天我們都要冠冕，我們不要先被釘十字架，今天我們都要榮耀，不願意面向榮耀的

受苦，我們是這樣的基督徒嗎？上帝說，看哪，我所喜悅的，以賽亞書四十二章是我最愛的聖經中其中的一段，好幾段最愛其中的一段，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我所設立的，祂不灰心，祂不揚聲，祂不張揚，祂不喪志，壓傷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熄滅，那邊的不不不，六個不，我最喜悅的就是這個僕人，這個是誰，這是耶穌基督，而祂被差的使命就是受苦受死，以色列人最難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the suffering of Messiah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彌賽亞受苦是一件絕對必須的事情，這是耶穌三年半還沒有挽回他們的思想最困難的事情，世界上最難的事情，就是改變人已經敗壞的觀念，今天被靈恩派、被新派、被極端天主教錯誤的教訓擄去的人，你要改正他的觀念，你有時候口舌爛掉了，灰心失志，他一點不要改，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人的觀念是這樣難被更改，但是更改觀念是當今教會很重要、很重大、很寶貴的一個使命。我們要得勝嗎？是，請先受苦。我們要冠冕嗎？是，請先背十字架。我們要榮耀嗎？好，請先受難、受死、受審判，我們要在基督的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嗎？是，請先在基督受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如果你沒做過受宰殺的羔羊，你沒有資格變成猶大支派的獅子，耶穌基督的死是奠定了祂復活的可能根基，如果一個人說我復活了，你問他你死過沒有，還沒有，那你從哪裡活的？沒有死的人，沒有資格復活，照樣沒有做過逾越節羔羊的，就沒有權柄稱為猶大支派的獅子。所以當他一看的時候，原來所唱的，原來所盼望的，不是別的，回到各各他的真理，我們今天在永世中間看見多麼大的榮耀，都要回到各各他的真理，回到加略山上的痛苦，回到基督的死，回到逾越節被殺的羔羊的真理裡面，你才看見神的計畫是這樣起來的，所以凡是名字沒有被記載在從創世以來被殺羔羊的生命冊上的，這些人就不是屬於主的，我們是不是被記載在裡面？在基督的死與基督的復活有份的人，那是真正屬於主的人，當他看見的時候，他注意看，這隻羊有記號好像被殺過的，我很受這些話吸引，好像被殺的羔羊，他不敢肯定，因為有記號，這些記號就是你靈性的代表，你在永世中間有沒有被殺過的記號呢？你有沒有受苦過的記號呢？從前有一個傳道人講一句話，我很受感動，他說很多人很盼望得到主的安慰，當他們見主面的時候，主問他說你為我受多少苦，主阿，有人毀謗你，在我的身上他們殺害你，他們欺負我，為你受這樣這樣的苦，耶穌拿起手巾來，就擦他的眼淚，然後說你進去吧，第二個人來，主阿，我也要，你親用手創造天地的手擦我的眼淚吧，我也很多苦，你為什麼受苦，因為我的孩子不愛我，因為很多

人對我不好，那你是為我受苦嗎？不是，是為自己的罪受苦，那我不擦你的眼淚，你今天如果要主親自擦你的眼淚，除非你是為祂的旨意受苦，如果你為你自己的罪受苦，不但祂不安慰你，祂還要審判你，你要明白這個重要的道理，**人不是為感受而活在世界上，人是為神的旨意活在世界上。**

你今天認識的耶穌是受十字架苦的耶穌嗎，或者你信的耶穌是發禮物的聖誕老人？不是被殺的羔羊就不可能成為猶大支派的獅子，感謝上帝！約翰看的時候用他一己之眼光，用他有限的視力看見像是被殺的羔羊，但是他一看就看出來了，因為看見記號，我認識祂十字架的記號，我認識祂的傷痕，我必看見我的主，我必看見祂的傷痕，我必認出祂是為我死的逾越節的羔羊，當他這樣認了以後，我告訴你無論你的神學立場對不對，最重要的是神最後怎樣印證你是對的或是不對的，我今天說我是神的僕人沒有用，當天上的使者說，是，唐崇榮是上帝的僕人，你怎麼反對我，你也沒有用，因為上帝的印證比人的稱讚更好，阿們！所以當他看完了以後，他認出了，那廿四長老和四個活物齊聲說，祂配收那書卷，祂配打開七印，因為祂曾被殺，不是好像被殺，好像被殺是約翰的神學思想，曾被殺是天上的印證，真的被殺了，這個獅子就是那被殺的羔羊，用自己的血，從各方各國各民各族的人中間，把他們買回來，使他們歸向上帝，所以廿四長老跟四活物代表被造界最高的神的僕人，在宇宙中間用響徹天空的聲音，整個宇宙聽見他們見證的聲音，這是被殺的羔羊，因為祂被殺，祂配領受，祂配打開這七個印。這一句話一講出來，約翰不必再哭了，他真正得了安慰了，神的旨意有人可以知道了，神的旨意在基督裡都要被兌現了，上帝一切的應許在基督裡都是是的，都是阿們的，因為神藉著祂兒子向我們顯明的，就是祂要我們明白的一切最深的奧秘，永恆的計畫，最偉大的真理，都在基督裡，Everything should be in Christ，only in Christ。上帝永世的計畫在基督身上呈現。當他在聽到這些聲音的時候，聖經說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海裡的以及一切在其間的，都大聲呼喊，**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哇，這是基督在永恆裡的榮耀，如果你注意，在四活物跟廿四長老所講的歸給耶穌基督的是七樣，後來天上、地上、地底下、海底所有的所講的變成四樣，他們可能背不了七樣，可能他們歸納成四樣，但是神最高受造物見證耶穌的是七樣，是什麼呢，**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我想這七樣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這七樣東西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權柄、豐富、**



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這七樣的東西可不可以說願一切的榮耀歸給祂就好了嗎？這七樣東西就是人類有史以來，所追求的最寶貴的東西。人要追求權柄，人要追求榮耀，人要追求頌讚，人要追求能力，人要追求尊貴，人要追求的就是這七樣，但是有哪個得到七樣，沒有。誰得到這七樣呢，不是法老王，不是尼羅王，不是秦始皇，不是毛澤東，得到七樣的只有一個，是誰，被殺的羔羊變成猶大支派的獅子，這裡說給祂的不單是一切，而且給祂的是永恆的。我非常感謝上帝，為什麼呢，因為基督的受苦，不是結束，基督的十字架不是終點，基督遵行神的旨意被降到最低最低的地步，又降卑到地獄的刑罰，不是結束，結束是**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所有歷世歷代的人所追求最偉大的東西，只歸給一個人，那個時候，毛澤東、拿破崙、成吉思汗，在祂面前，他們要低下頭來說，我們曾經追求這些東西，我們都沒有，我們都死了，祢是永永遠遠得到的。今天跟隨主事奉主的人不要自卑，你要勇敢地說，我的主的尊貴是永遠的，榮耀是永遠的，權柄是永遠的，頌讚是永遠的，能力是永遠的，這世界的一切算什麼，你們這些靠政客得到位份的人，你今天要你的權柄，明天可能被丟在監牢裡面了，在永恆中間被上帝遺忘。而我依靠上帝，被輕看，被羞辱，甚至如果有一天被殺殉道，我不懼怕，如果我可以配在被殺的羔羊的苦難上有份，我就可以在神兒子獅子的得勝與權柄中間有分，這是聖經的教訓。今天我就講到這個地方，願上帝把這些真理明刻在我們心裡，使我們知道我們為什麼活著，我們的主是用怎樣的方式來討主喜悅，在永世中間得著榮耀，我們低頭禱告，我們一同求告主，我們一同對主說，主阿，教導我明白基督怎樣成為我的榜樣，教導我怎樣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好叫我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主阿，祢所要基督得著的這一切，祢藉著祂的得勝給了教會，讓教會看見的是祢給我們的豐盛，不是世界物質的豐盛，祢給我們永恆的智慧，不是世界犯罪的人所有理性的知識，我們一同開聲禱告。**主阿，感謝讚美祢，因為祢的恩祢的愛，祢向我們說話，祢向我們解明祢的奧秘，給我們看見基督裡面所得的一切，我們感謝祢，因為祢曾經受苦受死流血，捨己，倒空自己，最後祢得到至高永永遠遠的榮耀，我們願意效法祢，遵守祢，我們願意走在祢的道路中間，跟隨祢，聽我們的禱告，我們感謝讚美祢，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尊名求的，阿們**
2007年4月18日講於台北，莊惟晴、莊豐吉弟兄協助整理，內容已作刪節，未經唐牧師過目。



回顧加爾文主義

CALVINISM IN THE 20th CENTURY: A Retrospect

於二十世紀的發展動態〔上〕

林慈信與Virginia Yip合著

加爾文與其追隨者：歸正信仰的屬靈傳統

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是一位生於法國、事奉於日內瓦、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同期的改教家。在把基督教的神學思想系統化一事上，他所做出的偉大貢獻是後人一致公認的。他在27歲那年(1536)就寫成了著名的《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一書的初稿。其實，整個改教運動的精髓，就是把聖經從神職人員手中解放出來，讓每一個平信徒都能夠直接閱讀上帝的話語。同時，改教運動所爭議的，乃是一個關乎權威誰孰的問題——究竟信仰的權威是來自教皇和教會傳統的，還是來自聖經的？改教家們一致堅持，信仰唯一的權威乃是上帝的自啟之道，教皇或教會傳統也需要被放在這至高的權威之下。而加爾文對這個高舉聖經、惟獨聖經之改教精神的回應，就是透過撰寫有關對聖經的註釋書和他釋經性的講台事奉。他寫《基督教要義》的目的就是要以提綱挈領的方式，把整本聖經的總原則提出來，使平信徒可以自己研讀聖經，並且在研經時懂得問一些關鍵性的、切中要害的問題。除了《基督教要義》之外，他還繼而撰寫了幾乎全本聖經各卷書的釋經書(臨終前，只剩下啟示錄一書尚未完成)。他對《基督教要義》也做過多次的修訂。他在1559年所完成的終稿，英譯版長達1400頁，與聖經本身的篇幅不相上下。

許多對加爾文的思想不甚了解的人，常常誤以為《基督教要義》所講的不過是「預定論」而已，而他們把加爾文也視為是一個冷冰冰、缺乏人情味的神學家。其實，如果人們能夠真正認識加爾文，就會發現加爾文的著作與事奉乃具有以下特色：

- 一、他所談的一切都是以聖經為基礎的，凡是聖經所涉及的，他都不略過、不迴避；凡是聖經所沉默的，他就不任意做出臆測。
- 二、他的講道是釋經式的，意思就是說，他認識到聖經乃是上帝用人的語言、透過歷史中的具體人物來向特定的群體啟示祂自己的話語。因此，釋經就需要考慮到人類語言學上的規範、聖經作者寫作的背景、寫作對

象的處境的問題。因此，釋經時需要結合人文科學的知識，而不是隨意的靈意解經，這就是加爾文解經的原則。

- 三、他所有的文字和講台事奉，都是出於同一個牧者的心懷，就是希望透過這一切，在信徒的心靈中培育出一股對上帝的敬虔之心。信仰知識乃為生發敬虔；敬虔之心乃需有真理的知識為基礎。這種以上帝的道為內容，以敬拜、榮耀上帝為目的的動性的、心智行合一的信仰生活，乃是加爾文主義的一大特色。

加爾文神學思想的核心，就是對「恩典之約」(Covenant of grace)的強調，這與路德的神學思想稍有差異。路德所強調的，乃是「因信稱義」這一項教義，而這項教義也成為路德宗神學的核心。但加爾文所看到的則是一幅更全面的圖畫，就是上帝如何從創世記一開始就與人立下了救贖計畫的恩典之約，並且這個救贖計畫在人類歷史中按步就班地實現，即所謂有「救恩歷史」(The history of redemption)，而因信稱義只不過是這整個聖約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已。所謂救恩歷史就是指，世界起初被造、後因人的墮落而受咒詛、再由基督救贖，以及將來被全然成全、更新這整個過程。而這其中的每一個部份，聖經都有話說。

因救恩是關乎上帝的選民的，所以加爾文的著作也以建立基督的教會為其導向。加爾文主義的另一特色，就是有很強的教會觀。然而，基督不僅是教會的主，也是世界的王。因此，加爾文的著作中也論到信徒應當如何看待世界、文化、政權等事宜。

總而言之，對加爾文主義的認識，不應單以一項「預定論」來概括。更全面一點來說，加爾文主義乃具備了以下幾大特點：

1. 忠於上帝的話語、上帝的啟示——聖經(The Word of God)
2. 高舉上帝的主權(The Sovereignty of God)
3. 強調上帝的聖約(The Covenant of God)
4. 宣稱基督的普世王權(The universal Lordship of Christ)

5. 正面肯定基督徒的文化使命(The Cultural Mandate of Christians)

要了解歸正信仰在往後歷史中的發展軌跡，也應當從這些方面著眼。

加爾文在日內瓦牧會時，從歐洲各地的更正教教徒紛紛來到日內瓦，受教於他門下。不久，加爾文的這種以聖經為本、以教會為依歸的神學思想就如熊熊烈火在歐洲大陸燃燒開來。所影響之地有英格蘭、蘇格蘭、荷蘭、德國、法國、匈牙利以及其他歐洲地區。不可忽略的一點就是，更正教徒在這個時期乃面臨着天主教教廷嚴厲的宗教逼迫。據稱，在日內瓦受訓後差往各地工場事奉的畢業生，其平均壽命只有六個月。

此外，隨著改教運的發展，更正教內部也產生出一些極端份子，如重洗派(Anabaptists)和唯靈派(Spiritualists)。他們拒絕接受一切的教會傳統，無論對錯。並且否定奉三一上帝之名所行之聖禮的有效性，只注重聖靈對個人的引導。因此，改教家除了要與天主教抗衡外，還要處理這這些從他們內部產生出來的極端份子。然而，正如初期教會一樣，許多重要的歸正信仰的教義，都是在這段暴風雨的時代中成形的。

在英國，於1555至1710年間，加爾文主義則以清教徒運動(Puritan movement)的形式展開。雖然當時英國的國王亨利八世乃因他個人的利益而脫離羅馬天主教，並不是真心熱衷於改教運動的。但接受了加爾文教導的那些英國更正教徒，則定意要在英國完成改教運動的使命。“清教徒”這一名稱，是指對教會的清理，將教會中一切非來自聖經、而是繼承了天主教之經外傳統的一切遺傳，全部根除。清教徒的教牧人員主張，信徒在敬拜儀式、教導、教義、教會生活等一切事上，都要以聖經為唯一的權威。大多數的英國人都是在這些清教徒牧者的講道事奉中，生平第一次聽到福音信息的。

在北部的蘇格蘭也是如此，那些受教於加爾文門下的學生，回到蘇格蘭後，就定意要把蘇格蘭改變成一個以上帝的聖約為規範的國家，教會與君王都要尊基督為王。

後來，這些英語世界的加爾文主義者，在英國國會的要求下，便召開了歷史性的韋敏斯德會議(Westminster Assembly)。當時，數百位最優秀的、來自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加爾文追隨者，一同聚集到倫敦，用了4年的時間，把歸正信仰的要義以信條的方式寫成，即所謂的《Westminster Standards》¹，成為影響後世歸正運動的主要文獻之一，其主導的影響力不僅限於信奉加爾文主義的長老會中，也涉及到其他宗派。²



而在歐洲大陸，則屬荷蘭的歸正運動發展得最蓬勃。其實，當時許多荷蘭的歸正信徒並非直接受教於加爾文的。由於當時在荷蘭南部的天主教勢力很大，以致攔阻了由荷蘭通往日內瓦的通道。於是那些受天主教逼迫的荷蘭更正教徒，就北上逃往改教運動的發源地——德國。他們在那裡遇見了從英倫海峽那邊因躲避宗教逼迫而逃過來的英國清教徒。由於受到他們的影響，不久加爾文的追隨者在荷蘭便漸漸壯大起來。其實，當時在荷蘭的更正教徒中，信奉加爾文主義的乃是少數，大多數是重洗派人士。但由於加爾文主義者對社會文化、政治等均持有正面、積極的態度，而重洗派人士則採取避世、退隱的態度，結果加爾文的追隨者就漸漸地在政治舞台上興起，以致不久後整個荷蘭就以加爾文主義為主導思想，也為荷蘭日後的黃金時代奠定了基礎。

加爾文對人的罪性、上帝完全自主、自發之恩典的透徹認識，往往是與罪人的天然本性相違背的。人總是希望能為人的「己」找到一些可取之處，因此也就自然要對上帝完全主動、不帶條件的救恩打一些折扣了。當加爾文的門生繼續傳遞他的信息時，到了第三代，在荷蘭，加爾文的接班人伯撒(Theodore Beza)的學生中，就出了一個阿民念(Arminius)。阿民念期望對加爾文的思想稍作修改使之容易被人接受。他對救恩提出了五大要點，本以為那是對加爾文之思想作軟化性的修訂，結果就變成了與加爾文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馳的思想。阿民念主張，人並非完全墮落、上帝對人的揀選是有條件的、基督的贖價是為世界上每一個人付的、人的自由意志是能夠抗拒聖靈的、以及信徒得救的狀態是會改變的。加爾文的追隨者以其對救恩、對上帝主權的敏感度，立即意識到這種錯謬思想的嚴重性和危害性。於是，他們召集了荷蘭及其他歐洲地區的歸正教牧，在荷蘭的多特城(Dort)召開了一次全教會性的議會，即教會史上著名的多特會議(Synod of Dort)。會議中，正式定阿民念主義為異端，並且就阿民念所提出的五點，作出了五項回應。那便是後人所熟悉的加爾文主義五大要點。³不了解加爾文主義的人，常常以為這五點就總結了加爾文的思想。其實這五點既非加爾文自己的原創，也非加爾文思想的全貌。其所論及的，只不過是屬於救恩之施行那部份的一些要點而已。

十七世紀 改教運動的進深階段

進入十七世紀後，歸正運動的主要據點要屬荷蘭和蘇格蘭，而清教徒在英格蘭的努力則因英皇的干預，一直無法順利進行。於是，在灰心失意之時，許多信徒就決定漂洋



過海，到美洲新大陸另起家園，重新建立起一個以聖經為本的教會和社會團體。

他們到了美國的東北部，把那個地方命名為新英格蘭（New England），立志要建立起一座「山上之城」（City upon the hill）於世間。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的祖國英格蘭看到一個以聖經為本的社會和教會的典範。在這段時間裡，這一群加爾文主義者對「聖約」指導下的教會、家庭、社會、政治等所提供的知識遺產，對美國後來的憲政、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今天美國許多的政、教理念和傳統，都可追溯到當年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所作出的貢獻。

此時，整個基督教已漸漸從與天主教抗衡、對立的階段，轉向對內部、對自己教義作更精確、更細緻的展述。而至於對外宣教，贏取未得之民一事，則要等到十八世紀。但天主教在這段時期的宣教事業則非常蓬勃。耶穌會差往亞洲的宣教士就是在這個改教時期出現的。利瑪竇等天主教宣教士帶到中國的，不僅是宗教，更有西方文明。

但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神學與宣教的關係。歸正信仰所強調的，一向是人的墮落。一個人本的文化或文明，無論它有多麼高尚、多麼進步，沒有一個不是墮落且需要被拯救的。而天主教根據多馬主義（Thomism）的神思想，對人的理性在尋求上帝之外的事情上的能力是肯定的。天主教宣教士來華的宣教工作，從正面來講，他們是全面性的，即他們不僅只講屬靈的事，也涉及到社會文化、文明建設等。但從負面來看，當這些宣教士接觸到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時，深深為之吸引，以先肯定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之間的相融性，然後希望藉著把孔孟思想與基督教信仰相融匯的護教進路，把中國人帶到基督面前。結果，非但沒有使中國人歸向基督，反而失去了他們起初傳教的目的。他們最後所發展出來的，乃是一種儒耶混合的產品。因此並沒有在引人歸主這方面作出什麼成績，而他們被國人所紀念的，乃是他們如何把西方的某些文明介紹到中國一事。此段插曲，雖與歸正運動無關，但可為以下將要談到的更正教的宣教發展作一伏筆。

改教運動進入十八世紀後，整個加爾文思想下的各地教會都著重於探討救恩的實施與得救後的屬靈生命。歸正教牧此時便在兩種偏頗的思想中持平，一是強調因信稱義、不靠行為的，這些人往往容易墮入一種反律法主義（Antinomianism）的心態中；二是注重得救後的成聖生命的光景中。持歸正信仰的牧者為理清這些教義之間的關係，寫下了許多著作。這段期間，救恩論的發展乃達到了

史無前例的輝煌和成熟。

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由於改教運動所爭議乃在於教義的正確與否，以至更正教徒不禁墮入一中純以一個人能否正確地道出教義來定他是否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不久後，信仰就變得枯燥、僵硬，只成為頭腦上的知識。於是，在改教的發源地——德國——就興起了一股與此對抗的新運動，就是敬虔主義運動（Pietism）。敬虔主義所注重的，乃是信徒與基督的那種活潑而親密的屬靈關係。一個人雖然能把信條正確地道出，但仍可能是不認識主的，因為他沒有與基督建立個人的關係。然而，正如任何一種因反對某種現象而產生出來的反方向運動，它們在糾正錯誤之餘，往往都會帶來了另一種的副作用。敬虔主義在把屬靈生命生動化後，因其對教義和信條的排斥或輕看，就把信仰主觀化了。在此之前，人們所調的是：“我知道我得救，因為這是上帝在聖經中給我的應許，無論我個人的感覺或經驗怎麼說。”但到此時，人們所注重的則是：“主與我漫步花園裡。他與我談、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過。你若問我怎知主活著，因他活在我心。”這樣一來，信仰的座標就從客觀性的、上帝永恒不變的啟示上，轉移到主觀性的、人對上帝啟示的領受上了。這種的偏頗，也為一個多世紀後的、同為發源於德國的新派神學（Liberalism）鋪下了道路。

十八世紀 復興運動的展開

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改教運動，許多受加爾文主義影響的國家都在政治、經濟上發達起來。這時，那些起初為改教而爭戰、受逼迫、立志敬虔度日的信徒的後代，已漸漸在富裕、安逸的生活中荒廢下來。以致無論是歐洲的荷蘭，還是美洲的新英格蘭，各地教牧都為信徒的道德下降、對屬靈的冷漠一事大聲疾呼。於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復興運動就在這些教牧人員的講台事奉下爆發出來，即所謂的「大覺醒運動」（Great Awakening）。其中為首的有在美洲新大陸國的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和在英國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大覺醒運動的主要目的，乃是要重新喚醒人的靈命、使人重拾聖約、過敬虔聖潔的生命。

其實，大覺醒運動所帶來的悔改顯現，不僅見於平信徒當中，也涉及到教牧。這個運動起先是始於美洲新大陸，後來也傳到英國以及歐洲大陸。這種以對上帝的道的傳講來復興信徒的講台事奉，一向是加爾文主義者/清教徒的事奉原則。這種傳統，到了十九世紀又再由有“證道王子”（Price of Preachers）之稱的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在英國重拾，而到了二十世紀，則由倫敦的鐘

馬田（Martin Lloyd-Jones）繼承。

而在美洲新大陸，當時大覺醒運動所帶來的其中一項後果，也是繼承加爾文主義的另一項特色，就是大學學府的興建。正如加爾文在研經時不忘語言學、歷史學等人文科學的知識一樣，那些復興後的教會，也意識到他們需要為上帝的教會栽培敬虔且有學識的教牧人員，使他們熱衷對一切屬於上帝的真理。哈佛、耶魯這些早期的大學，均是為栽培教牧人員而興建的。人們可以看到，這些大學的校園中央，總是有一座小教堂。

然而，復興運動起初按照愛德華茲和華特腓的教導，本是以注重上帝的聖約、上帝的主權、強調人的全然墮落、需要基督無條件的拯救為主的。但發展到後來的第二波、第三波時，就漸漸變質了。由於許多教牧看到復興所帶來的果效，於是就都盼望有復興的出現，以至企圖用人為的方法製造復興。這樣，起初的復興（revivals）到此時就變成了復興主義（Revivalism）。以芬尼（Charles Finney）為首，那些曾經接受過加爾文主義思想的奮興家，因相信使用什麼樣方法就能在人身上帶出怎樣的果效，於是就難免要對“人”做一些正面的肯定。結果，他們就走向了當年阿民念的道路。十九世紀的復興運動與上一個世紀的大復興，乃是大相逕庭了。以清教徒的信仰和教會特色為主導的新英格蘭地區，此時也一去不復返了。

此外，大覺醒運動在美洲乃帶來一個新的現象，就是聖職的普及化或平信徒化。在此之前，教牧工作主要是由聖職人員負責。若有人感到蒙召作傳道，需要有教會會友的認同和教會牧者的帶領。但大覺醒後，許多平信徒毅然擔負起教牧的責任，尤其是當他們看到自己的牧者有的還沒有悔改時。許多新的宗派也在此時產生，如有浸信會、衛理循道會等。他們發展的速度驚人，主要在於他們的牧者均為從平信徒中自發而起的，無需經過漫長的正規神學訓練就可講道、牧會。

所以，大覺醒後有兩條路線的發展，一是加爾文之主義者對高等學府的建造，另一是非信奉加爾文主義者的新興宗派所發起的平信徒運動。自美國建國到南北戰爭期間（1861-65），復興的浪潮乃是一波接一波，從未間斷過。移居美國的人也日益增加，美國開始往大西部發展。新開發的地區一般很少有正規教堂，而那些新興的宗派，因其聖職功能可由平信徒擔任，於是在新開發地區發展得非常迅速。

這種激發平信徒參與聖工的運動乃帶來了兩大現象。一是民間自願團體的建立。基督徒看到，復興後的地區，不但有靈性的需要，也有其他需要。於是許多由平信徒組

織起來的社會公益福利機構就相應地產生了。至今，這種以建立自願團體的方式來回應社會上的特殊需，仍是美國社會的一大特色。

另一個現象則是宣教運動的展開。大覺醒運動產生之時，也正值英國國勢壯大、向外擴張之際。這時，世界乃是越來越廣了。當英國把軍艦派往別國、英國的商人藉機發展國際貿易時，許多經歷過復興後的基督徒，就定意要藉此把福音傳到遠方。許多都是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戴德生就是大復興後所產生的果子，他父親也是直接受到復興運動影響的。

宣教運動起初是以英國為首的。但到了十九世紀，美國南北戰後，主力則轉移到了美國。那些大復興後的、以平信徒為主導的宗派，為了大量地、快速地培訓教牧人員，復家慕迪（Dwight L. Moody）等人士就創建了聖經院校（Bible Colleges），為的是要略過正規神學訓練的途徑，以簡短、快速的方法，把福音要點教授給學生，儘快地把他們送到宣教工場上。到了1926年，光是來到中國的宣教士就達8000名之多，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北美洲的。而今天中國教會的許多特色、組織形式和主導的神學思想等，許多是受到那批來自美洲的、在大復興運動下所產生的宣教士的影響。⁴就連著名的中國近代奮興家宋尚節，也是在北美的復興運動中得救悔改，繼而回國奉獻事主的。

這裡值得一提的乃是在宣教策略上加爾文主義者與非加爾文主義者的不同。加爾文主義者因向來不把屬靈的事和屬世的事兩極分化，在接觸到新的文化時，則往往注重先認識對方的文化，對文化做剖析之工的護教工作。早期來到中國的宣教士，總是會花上大量的時間學習漢語、認識中國文化、編寫字典、與知識份子對話等。而非加爾文主義者則只注重拯救人的靈魂、改善人的道德。前者看重宣教士屬世的教育和神學訓練，後者看重他們奉獻、委身的心志。前者在中國建立大學、醫院、改善醫療制度等；後者建立的主要是幾所為宣教士家庭設立的幼兒園、中、小學和一兩所聖經院校，而在醫療服務方面，他們所建立的，也多屬非正規性的，注重的是幫助吸鴉片者戒毒等工作。前者創辦雜誌、期刊，編寫中西文化方面的書籍；後者所寫的書籍，多半是宣教士的生平見證等。前者多半在五大通商港口蓋建禮拜堂，並且以西教士主堂，神職人員階品分明；後者則進到中國內地，接觸廣大平民，栽培本地的平信徒牧會，牧會者與傳道者，男女一視同仁；而在聖經翻譯方面，雖然從第一位來華的更正教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開始，大家都有在做，但最費時最長、動用的人力最大、最優秀的版本，則要屬後者所翻譯



的中文聖經和合本了。前者所採取的宣教進路是由上至下的，先接觸、影響政治、文化界有影響力的士大夫，希望藉此影響全中國的老百姓；後者則走以下至上的路線，先接觸一般的平民，並且定意遠離政治，更是拒絕接受自己國家所賦予他們的外交優惠，甚至在面臨中國的義和團屠殺時，也不追索賠償或尋求外交保護。與此形成巨大對照的，乃是前者的作法，他們企圖透過對中外條約的簽訂，把一些對傳教自由的條款寫進去，以助傳教事工。然而，這兩種的宣教進路，到了十九世紀，因宣教工場上政治環境的改變和十九世紀基督教會所面臨的種種，都有其獨特的發展。

十九世紀 一個基督教經歷內憂外患的時代

到了十九世紀，整個時代瀰漫一種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氣氛。十九世紀可謂基督教四面受敵的一個世紀，而這種情形先是出現在歐美地區，漸漸也在宣教國家看到。

自法國大革命後，整個歐洲對基督教是極度地敵視。達爾文的進化論不但把人的起源問題重新定義了，更否定了人墮落的事實。人乃是步向更進步、更完美的境界，而非從完美中墮落下來的。而啟蒙運動後所產生的一系列哲學思想，把人的理性和經驗高舉到上帝的地位，成為判斷一切真理的準繩。人從此就不再需要上帝和上帝的啟示也能夠有知識了。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經驗主義（Imperialism）都告訴人，上帝是不存在的，因為他是無法用科學的方法證明的。後來，雖然康德（Emmanuel Kant）有意為上帝或宗教挽回一絲地位，但他的作法乃是把宗教與科學分家，視前者為屬於本體界（ontological world）的事，後者為屬於現象界（phenomenal world）的事。意思就是說，理性和感官所處理的是物質界的事，而像上帝、倫理、自由、不朽等事情則在一種不可摸、不可見的世界中，不能由科學來証實或否定的。這樣一來，從一方面而言，現象界的一切知識則無須靠上帝的啟示來認識了，因此，上帝也就不再是一切創造界的主、上帝的道也不再是無所不及的，而只是侷限於所謂的本體界而已了；而從另一方面而言，對上帝的信仰乃成為非理性和感官所能及的，因此就並非一件客觀性的事情了。康德的影響力甚為巨大，往後的哲學、神學和護教學都受到他的影響。

此時，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再也不像以往那樣，在知識界和社會上享有主導地位，而是反主為客了，她站在被動的地位上，掙扎著為這古老信仰做出辯護。而人們對這位超自然的、自我存在、自我引証之上帝的信仰，也從此

受到持續不斷的攻擊了。

德國敬虔運動的後裔在受到這種大氣候的影響下，就發展出一套新派神學（Liberalism）。新派神學的特點就是否定聖經為上帝無誤之啟示，否定人類墮落的事實。既然人沒有犯罪墮落，也就不會有人滅亡。上帝乃是全人類的父，人人都會得救的。有“新派神學之父”之稱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給宗教重新定義。他認為宗教的本質不再是上帝的客觀啟示，而是人內心的一種主觀的宗教感。十就世紀的哲學也同樣地走向了把主觀經驗客觀化、把相對的事物絕對化的道路。各種各樣的聖經評鑑學相應而生。

與此同時，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許多社會上不公義的問題，使美國一些曾經受加爾文神學影響、有文化使命感、但後來接受新派路線的教會人士，也開始對罪重新定義。他們不再視罪為個人性的，而是社會組織性的了。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他們主張人本身是善的，惡乃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正如雨果（Victor Hugo）在《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一書中所表達的。於是就有“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產生。如果說律法與恩典的關係是十八世紀的神學議題，那麼罪為個人性還是社會體制性的問題，則是十九、二十世紀的神學議題了。

與此同時，到了十九世紀末，整個歐洲的氣氛變得非常地悲觀。曾有日不落之國的大英帝國這時開始漸漸衰落，而那些曾經以為基督的國能因大英帝國的擴張而廣傳普世的基督徒，現在所看到的乃是一幅消極的圖畫。因此，這時就有愛爾蘭的達秘（John Nelson Darby）發展出一套消極的世界觀。他重新解釋聖經，把聖經分為七個時代，即所謂的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他主張我們目前所處的這個“教會時代”乃是要面臨世界的攻擊的。在基督再來之前，這世界是會一直衰敗下去的，而我們的責任只是要集中在拯救靈魂、建立教會。

這裡我們看到，基督教會在回應這種時代的挑戰時，就發展出兩條路線，一是悲觀的時代論路線，一是樂觀的新派神學路線。前者這種聖俗分明、避世消極的末世觀，在傳到美國後，起初並沒有受到廣泛重視，只是在美國南部的一些浸信會教派中以及那些聖經院校中流傳。因為嚴格來講，美國並沒有經歷過歐洲的那種悲觀狀態。反之，美國此時正於國際舞台上漸露鋒芒。而世俗人文主義在歐洲是明槍明炮地針對教會的，但傳到美國後，情形卻不一樣了。它並沒有明顯地敵視教會或神職人員，反之，從美

國建國到後來的接踵而來的復興運動，世俗人文主義一向是肯定宗教對社會在道德上的功用的。因此，美國人對前景是樂觀的，所以後者這種受世俗人文注意影響的新派神學，漸漸為美國的主流教會所接受。

就在這個時候，在瑞士出了一個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他在1919年所寫的《羅馬書釋義》（*Epistle to the Romans*），被喻為是投在那些新派《神學家們的遊樂場上的一枚炸彈》。其實，巴特的神學，即所謂“新正統神學”不過是新派神學下一個階段的發展而已。嚴格來講，應該稱為“新自由派神學”。他繼承了後康德的存在主義思想，也接受了十九世紀聖經批判學的立場，認為聖經是一本人寫的書，是有錯謬的。他把上帝的啟示視為是一種超乎理性、超乎歷史的、上帝與人大能的會晤，而這種會晤則是不能用文字記錄的。聖經本身並不是上帝的話語，但人在與上帝會晤後，聖經就變成了上帝的話語。巴特的影響甚為巨大。1967年走新派路線的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USA)）就修改了他們向來所信奉的Westminster Confession，而把巴特這種的聖經觀加到他們修訂的信仰告白中。【未完待續】

本文蒙允取材自「改教家加爾文---加爾文500週年紀念」，改革宗出版社，2008年。

【Footnotes】

¹ 即包括《Westminster Confession》、《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² 例如浸信會的信仰告白就基本上是根據《Westminster Confession》修改而成的。

³ 英文常以TULIP為縮寫，即 Total Depravity（人是全然地墮落的）、Unconditional election（上帝的揀選是無條件的）、Limited Atonement（基督的救恩是施與特定之人的）、Irresistible Grace（聖靈的恩召是罪人不能最終抗拒的）、和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聖徒得救必蒙保守，永不失落）。

⁴ 例如教會聖工多由平信徒擔當、婦女站講台牧會、周期性奮興會的舉動。而在神學思想方面，信徒對神學多半是輕視、甚至貶低的；信徒多喜愛背頌個別的聖經金句，但對整本聖經缺乏整體的認識；講台上的解經多屬靈意解經或靈修式分享；大多數教會只承認浸禮而拒絕其他水禮儀式；在救恩論上多半接受阿米念的神學；末世觀多半以時代論為主；對政治、文化持負面態度，但熱衷於傳福音，並且講求個人靈命和道德操守等。

佈道團訊息・行蹤

Rev. Stephen Tong
唐崇榮牧師

公元2009年福音佈道會

阿拉巴馬-伯明翰地區

no man could be called great, but
the one with Divine inspiration

时间:
Time:

地点:
Location:

联络人:
Contact Info:

协作单位:
Spansors:

September 4/5/6, 2009
(Labor Day Weekend)

Briarwood, Church of PCA
2200 Briarwood Way,
Birmingham, AL 35243

黄传道 (205.380.9011)
陈牧师 (205.222.8939)
黄医生 (205.822.9142)

伯明翰華人浸信會
普安山浸信華人團契
石橋長老會刺冠團契

Rally Agenda
聚會日程

September 4/5/6, 2009
(九月劳工节长周末)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for English Audience
(Side by side, through the entire rally)

星期五: 5:30PM - 6:30PM, 晚餐/Dinner
Friday 7:00PM - 9:30PM
信仰與人生的重建
Lif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Faith

星期六: 10:00AM - 12:30PM, 專題講座/Seminar
Saturday 撒但投資與“基督教”的崩潰
The investment of Sat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hristianity”

5:00PM - 6:00PM, 晚餐/Dinner
6:00PM - 7:30PM, Q&A
7:30PM - 10:00PM
信仰與人生的重建
Lif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Faith

星期日: 敬拜禱道 (時間地點待定)
Sunday Worship Service (TBD)

2:00PM - 4:30PM
信仰與人生的重建
Lif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Faith

细节请查看下列网站
http://www.briarwoodccf.org

國際著名佈道家、當代哲學家、思想家 唐崇榮博士 波士頓佈道大會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evangelist, philosopher, thinker Dr. Stephen Tong Evangelistic Rally Boston

信仰與人生的重建

Faith and Life Transformation

九月十日至十二日，Sept. 10-12, 2009

國語主講★英語傳譯★粵語耳機傳譯

Mandarin with English interpretation
Cantonese interpretation by headphone



新英格蘭聯合教會古典聖樂團獻詩，林望傑博士指揮
New England Joint Classical Choir Conducted by Dr. Jaijia Ling



時間/Time:

九月十日 (週四) Thursday, Sept. 10

7:30 pm 佈道會 Rally

九月十一日 (週五) Friday, Sept. 11

7:30 pm 佈道會 Rally

九月十二日 (週六) Saturday, Sept. 12

6:00 pm 問題解答 Q & A; 7:30 pm 佈道會 Rally

地點/Place:

Agganis Arena at Boston University
925 Commonwealth Ave., Boston, MA

(Near Green Line B & St. Paul St.)

Phone: 617-358-7000

每晚均有豐富的兒童 (3-12歲) 節目
Children's (3-12 yr-old) program will be provided
during each evening meeting.



協辦單位：新英格蘭地區眾教會

查詢電話：David Ho: 978-266-1767(H)

978-621-2222(C)

Daniel Chan: 617-426-5744 x 15

Chin Shian: 508-229-2299 x 616

電郵: mdho4js@yahoo.com

網頁: www.stemirallies.com/2009/boston

發行人：唐崇榮
編輯：蔡蓓
發行：陳敏佑

顧問：林望傑、陳佐人
美編：葉俊廷
印刷：Fineline Printing Company

Stephen Tong Evangelistic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 1458 Woodglen Terrace, Bonita CA 91902
Mailing Address: P.O. Box 823, Carmel, IN 46082
Telephone: 1-800-565-4243 Fax: 1-317-818-6908



動力
季刊